

雜感

顏旨微

一

吾人因畏懼戰爭之神。故嘗懇切的告語曰。軍閥以武力相廝拚。即無異兩個巖石相撞。國民居在巖石之間。其間只有一個死字。現在要証明此言。正不必遠舉皖直、湘鄂、等戰爭爲例。即就目前之直、奉、之衝突而言。雙方遙遙擊射。勝負未分。其間因避難而受擊斃之百姓。動輒有人。吾人執筆時。固亦自念我爲百姓中之一人。每逢消息傳來。耳所聞。目所觸。無在而不感覺「死神」之流布空際。彼武力相撞之範圍愈廣。百姓死者將愈多。彼紛爭者。乃制裁者。人民則爲魚肉。受其糜爛。而雙方之戰。猶標曰爲民請命。人民而自有其辨識力者。直將悲其要命耳。

二

中央政府。在今日幾成爲不可思維之物矣。直、奉、布防之際。一味派遣調人。奔走奉、保。而雙方布防如故。發出私電。親自調和。將軍閥高抬至無上上層。已則卑詞屈節。以求諒解。而雙方之布防仍如故。乃不得已外有干請關於使團之言。內有嚴重的撤防之令。曲盡周章。而布防迄如故。於是乃草長電。以通告國民。使大衆從本身覺悟。以羣起解決此類之戰爭。一計不靈。又生一計。真所謂竭盡五花八門之妙。而以海陸軍大元帥之尊。其無絲毫實力。在軍閥輩視之。使其精神所感之苦痛。亦若靜俟

宰割。與視小民之微賤。曾無軒輊然也。

三

北京之市民。受恐怖凌辱之次數爲最多。故其神經之感覺亦最衰弱。自天津宣布戒嚴令後。北京尙未仿行。而有力者競出安民文告。姑不問其眼光視北京之市民。應居戰爭中如何之地位。然市民之讀此。爲安慰乎。爲恐怖乎。亦殊在不可究詰之境。就平時之能力言。開會集社。未嘗敢自由。在威積之機關下。久已如善貓馴鼠。其最高之欲望。不過欲保其身家財產。最低之限度。則在保留生命一條。故李闖犯關。掛過順民旗。滿清入關。掛過順民旗。及至瓦德西進城。亦掛過順民旗。民族之善良性。至今日已馴至於極度。吾人有耳目知識。以接觸此類事物。則亦安得不涓涓以悲也。